

禹

貢

半月刊

中華書局

顧頤剛等 主編

禹貢半月刊

5

第四卷六至十二期

中華書局

出版者：禹貢學會。
編輯者：顧頤剛，譚其驤。

出版日期：每月一日，十六日。

發行所：北平政府蔣家胡同三號
禹貢學會。

印刷者：北平政府引得校印所。

禹貢

刊月半

價目：每期零售洋貳角。豫定半年十二期，洋壹圓伍角，郵費壹角伍分；全年二十四期，洋叁圓，郵費叁角。國外全年郵費貳圓肆角。

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Semi-monthly Magazine

Vol. 4 No. 6 Total No. 42 November 16th 1935

Address: 3 Chiang-Chia Hutung, Cheng-Fu, Peiping, China

第四卷 第六期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版

(總數四十二期)

由考古上所見到的新疆在文化上之地位 黃文弼

歷代黃河在豫泛濫紀要

華夷圖跋

世本居篇合輯

張儀入秦續辨

宋雲行紀箋註(續，終)

新疆之吉爾吉斯人

國內地理界消息

通訊一束

張了且

顧廷龍

孫海波

張公量

法國沙曉著
馮承鈞譯

俄國乃達庭著
王日蔚譯

楊向奎
葛啓揚輯
張佩蒼

類紙聞新爲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號壹陸肆叁第字警證記登部政內

由考古上所見到的新疆在文化上之地位

黃文弼

新疆本爲東西交通之樞紐，在海道尚未開通以前，東方民族之至西方及西方民族之東來，均係經過新疆。

新疆如水管，一方是水塔，一方爲龍頭，彼乃司傳遞之責任，無所儲留焉。在三十年前，歐洲人尙不注意到新疆有所謂文化；中國史書中記載亦不過記其朝貢與軍事而已，根本上亦不承認新疆尙保存有若何古代文化。近三十年來，因新疆屢有古文字之發現，始引起歐人之注意。至光緒二十八年，國際東方學會開會於漢堡（Hamburg），由俄國拉特祿夫氏（Ratloff）計劃，成立中亞探險聯盟，於是英，法，德，俄，日本競派學者往新疆考查，發掘，多所搜獲；以及前年之西北科學考查團，爲最近之一次。因是新疆埋藏地下之文物，遂得大顯於世；此經歷二千年或千餘年已失効用之器物文字，俱由大沙漠之保存而次第出現，使吾人得從容考究，以窺見當時東西文化流通之跡，是誠極幸運之事矣。

但新疆本地因地理歷史之關係，本身原無文化可言，已爲一般學者所公認；故所有文化皆自外來。然

果何因而來乎，則吾人關於文化推動之主因不能不有所討論也。

蓋世界文化來源，據一般說法，有兩個發源地：一爲中國本土，一爲伊蘭高原，二者位於新疆東西兩端。若何可以匯通，此必藉重於軍事政治之波動。固然，軍事政治未必即爲文化而發生，但文化之移動確受軍事與政治之影響。此余上次已說過，在未有歷史以前，新疆情形如何，吾人實不得而知；吾人所可知者，始於塞種人之東來與大月氏之西奔。據漢書西域傳所記，稱烏孫本塞地，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又稱烏孫，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相接，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按大月氏之西奔，即紀元前一七六年也。又按西洋史在紀元前五百三十六年，波斯王大流士第一東征塞種，戰於多腦河岸，故是時塞種尙蔓延於多腦河附近，及裏海沿岸。至於何時東遷雖不可得知，而可知其在紀元前一百七十六年以前已蔓延於新疆西北部及伊犁河沿岸也。及大月氏西奔，又遷移於印度

之西北部矣。在此塞種人之一度來往，是否發生東西文化推動之影響，現時固無從推斷；但余在吐魯番古塚中曾發現許多紅色圓底陶器，及紅地黑花陶器，以及輪臺焉耆沙磧中之彩色陶片，與波斯蘇薩出土者相同，又與西比利亞之斯西安出土者亦相似。由其古物之分布論，仍與波斯西比利亞有因果關係。余以其他銅器之證明皆在紀元前，則與塞種人之遷移不無關係，可能的疑為塞種所帶來。但波斯出土之銅質兵器，如銅矢鏃，銅盾，銅矛，與中國殷墟出土者相同，則或為塞種人挾東方文化以西去亦未可知。在未有發現確實證據以前，吾人祇好作擬想之推論也。

其次即說到亞歷山大東征與張騫通西域，在一般學者鑒定，認東西文化之推動以此二事為最大之主因，蓋以新疆所發現之古物均可謂受此二事之影響為證明也。在紀元前三百三十年，馬其頓王東征波斯，佔據其都城蘇薩，又進兵至印度西北部之干達拉地，同時將希臘文化充分帶至此兩地，並有許多兵士與波斯人婚媾，而成為希波之混合民族。雖馬其頓王死後國土分裂，而希臘之文化仍在此處葆存滋長。當時佛教文明已傳到印度西

北部，於是印度西北部受兩種文化之激盪，遂成立健陀羅之佛教文明。下所述者，皆此種文化之滋乳。其時大月氏人與塞人受此兩種文化之薰陶，已成立為文化甚高之優等民族，非復當日在東方之遊牧狀態矣。適張騫使月氏（紀元前一二六年），李廣利伐大宛（紀元前一零二年），於是波斯與印度之文化打開此天然防線，有若水管上之塞子從此扭開，水即源源而來，予取予求矣。今將新疆現存於地上之古蹟，及由東西考古學家所發現者縷述於下，以見其文化之一斑。

甲 佛教美術 現在新疆之崖壁間，或平原上，凡遇有類垣敗壁洞宇櫛次者，皆為古時佛教遺蹟；而其建築式，大半模仿健陀羅式，例如吐魯番之土峪溝，水頭溝，佛洞，鱗比，洞中牆壁布滿畫績，其最古期者多具希臘美術風味。不過吐魯番自為回鶻人所佔領後，其壁畫美術多雜東方色彩，漸失希臘美術原型。其次如焉耆明屋之廟宇，多為穹廡式，上圓下方，完全模仿健陀羅式。廟宇中之泥塑像，頭上作髻，身佩纓絡，兩耳垂珠，皆充分表現希臘美術風味。又如庫車庫木土拉克子爾之明屋，其洞壁建築與阿富汗的建築相似之處頗多。

如巴米安 (Bamiān) 附近之佛洞建築，其類似處反多於印度數倍。巴米安爲橫斷阿富汗斯坦與興都庫什山中之山谷，爲健陀羅與巴克特里亞交通之唯一孔道。新疆佛教之來自健陀羅，又得一確證。又崖壁佛洞阿富汗斯坦名爲 Hazaristan，此爲波斯語，意即千屋之意；在新疆本地則名爲 mingol，其意與之完全相同。在有佛洞之處，亦均以『明威宜』稱之。又在壁畫中，皆繪有吐火羅人波斯人供養，及吐火羅人書寫等事。吾人由此可以證明佛教東來，其一切建築與繪畫，皆吐火羅人司其事。時吐火羅正在巴克特里亞建立王國，極力傳播其佛教文化於東方也。

乙，語言文字 在昔治語言學者，以爲阿利安語除梵語，古波斯語，希臘語 (Greek)，拉丁語 (Latin)，哥特語 (Goth) 等十種外，再無其他語。至最近之東西考古學者在新疆發現世所未知之言語三種，其文字有以印度及小亞細亞之文字書之者，經歐洲語言學者研究之結果，亦認爲係印度歐羅巴語系也。

其一種爲古粟特語 (Sogdian)，亦稱康居語，當時通行於錫水流域，爲康居大夏之古代語。近斯坦因氏

在敦煌羅布淖爾故墟，發現用粟特語書寫之商業文書，並表明爲紀元後第一世紀所作，又一紙記西歷第七世紀之初，康國有自颶抹建 (今撒馬爾干) 來建殖民地於天山南路者。又俄人拉特祿夫氏 (Ratloff) 得三種碑於蒙古和林，其一九姓回鹘可汗碑，其一種爲不可知之文字；後經研究，結果知爲粟特語，故知粟特語在當時流行甚廣，範圍亦大也。蓋康國習商賈之業，常往來中亞及東西各都市，故其言語亦爲中亞各地之通用語也。

二，吐火羅語 (Tocharische)，出現於土魯番庫車一帶，亦屬於印度歐羅巴語系，初定爲第一種語，與和闐所出者爲第二種語。後經研究，知第一種即爲吐火羅國語，當時通行於塔里木河北岸；又因出土之地域不同，而分定爲龜茲語，焉耆語。

三，于闐語 (Khotanische)，在和闐一帶出土，當時行塔里木河以南。伯希和氏定爲伊蘭語，皆以出土之地名之也。

四，佉沙語，此爲余在巴楚古墳中所得，其文字亦類印度式，而其語言既不同於于闐語，又不同於龜茲語，故余根據玄奘東方語言四大系之說，而以出土地名

訂爲佐莎語。現正請鋼和泰(A von Stei-Hoetkin)君研究。此外尚有回鶻語，梵文，知之者多，勿庸贅述。

以上諸語，雖不能證明即爲人種分布之代表，但可

承認爲該種人文化之存留。吾人藉此種語言以研究中央亞細亞史地，亦可得一明瞭之觀念也。

邊事研究

第二卷 第五期

民國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目錄

論著	著者
西藏問題	鐵齋
帝國主義侵略下我國邊疆之危機	黃定初
龍運金廠視察記(續完)	且維屏
海南島(續)	陳獻榮
青海概況(續完)	易海陽
藏族與唐代關係之史略	崔中石
我國移民之檢討(續)	江鐸

邊疆省縣市通用貨幣之研究——察哈爾	孔廣恩
中國邊疆的特質	張覺人譯
由民族關係觀察之新疆	王慕賢譯
遊記	周寶韓
寶興視察記(續)	周寶韓
附錄	一
一月來邊事輯要	警中

南邊事研究會發行
地址：上海九門牌
總經售處：中央書局
南京：太平路
定價：每冊二角
全年：二元四角

重要地方地質土壤圖說出版廣告

江蘇地質誌 附二十五萬分一地質圖四幅五十萬分一地圖一幅說明書一冊全份定價五元五角
張家口地質誌 附二十五萬分一地質圖一幅說明書一冊全份定價五元五角
秦嶺及四川地質誌 附二十五萬分一地質圖一幅說明書一冊全份定價五元五角
綏遠察哈爾地質誌 附二十五萬分一地質圖一幅說明書一冊全份定價五元五角
揚子江流域地文發育史 附二十五萬分一地質圖一幅說明書一冊全份定價五元五角
揚子江下游鐵礦誌 附二十五萬分一地質圖一幅說明書一冊全份定價五元五角
中國北部及西北部土壤報告 附二十五萬分一地質圖一幅說明書一冊全份定價五元五角
陝西渭河流域土壤調查報告 附二十五萬分一地質圖一幅說明書一冊全份定價五元五角

總發行所 北平西城兵馬司九號地質調查所圖書館

廣東省中部土壤報告 內有一百二十五萬分一土壤圖及照片多幅定價三元
江蘇句容土壤報告 內有一百二十五萬分一土壤圖及照片多幅定價三元
江蘇東部鹽漬土壤約測 內有一百二十五萬分一土壤圖及照片多幅定價三元
山西土壤概況 內有一百二十五萬分一土壤圖及照片多幅定價三元
中國百萬之一地質圖及說明書 內有一百二十五萬分一土壤圖及照片多幅定價三元
中國模型地圖(石膏製) 內有一百二十五萬分一土壤圖及照片多幅定價三元
中國地形圖 內有一百二十五萬分一土壤圖及照片多幅定價三元
地圖投影 內有一百二十五萬分一土壤圖及照片多幅定價三元

歷代黃河在豫泛濫紀要

張了且

近年來四明堂，蔡樓舖，馮樓，貫台，九股路，相繼決口，黃水浸考城，蘭封，陳留，開封，封邱，滑縣，長垣，東明，濮陽，范縣，壽張，東阿，菏泽，於是全國人士始知河無百年不變之勢，非懼奪淮入海，即慮侵漳衛橫流。然一翻歷代史，則大變之中又有無數小變。河南，安徽，河北，山東，江蘇各省，均經被其湮沒，而豫省受害尤甚。特以正史，豫河志，豫河續志，豫河三志，暨成化，嘉靖，順治，康熙，雍正河南通志爲主，輔以祥符，陳留，通許，杞縣，洧川，尉氏，鄆陵，中牟，滎陽，永城，滎澤，河陰，睢州，鹿邑，寧陵，商邱，考城，夏邑，柘城，獲嘉，淮陽，項城，沈邱，西華，商水，孟縣，扶溝，太康，鞏縣，溫縣，陽武，封邱，延津，滑縣，汲縣，新鄉，武陟，原武，滎縣等縣志，草成斯篇，冀負河防責任機關及水利專家，知治標之功用甚小，速謀治本方法焉。

尙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

浩滔天，下民其咨』。孟子滕文公篇，『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尸子曰：『古者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鯀治河無功而被殛，禹繼起順而循之，發端積石，所謂『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均在豫境。史稱經其治後，更二千年無水患。實則『契封於商，自契至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盤庚篇『先王不常厥邑，於今五邦』，邇來雖有人謂商代係游牧生活，逐水草而居，屢次遷都自屬必然，然既不否認避河患亦遷移原因之一，且咸以殷虛當時沉淪，純屬受黃河患，則商代黃河爲患豫省者屢屢。至周定王五年河徙自宿胥口，禹貢雖指謂在今之滎縣，爲黃河改道見於載籍之第一次耳。

漢以下記載較多，爲之條理列表如下：

西漢	文帝	十二年(168 B.C.)十二月，河決酸聚，東潰金堤(酸聚故城在今之延津縣)。
	武帝	元光三年(132 B.C.)春，河徙頓丘(在今滑縣)。
		夏，復決於瓠子(在今滑縣)。
	宣帝	本始二年(72 B.C.)河決宜防(即瓠子塞口)。
	成帝	建始四年(29 B.C.)秋，大水，河決東郡金堤，泛濫兗豫，凡灌四郡三十二縣。
		鴻嘉四年(17 B.C.)患底柱隘，遣楊焉鑿廣之，河大溢。
新	王莽	始建國三年(11 A.D.)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
總計前漢在豫泛濫七次：冬一，春一，夏一，秋一，不詳者三。		
東漢	桓帝	永興元年(153 A.D.)河水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饑，流移道路。
魏	明帝	太和四年(230 A.D.)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
晉	武帝	泰始七年(271 A.D.)六月大霖雨，河，洛，伊，沁皆溢。
唐	太宗	貞觀十一年(637 A.D.)九月，河溢，壞陝州河北縣，毀河陽中渚。
唐	高宗	永淳二年(682 A.D.)七月，河溢，壞河陽橋。

武后	宏道元年(683 A.D.)河溢，毀河陽城。	
	如意元年(692 A.D.)八月，河溢，壞河陽縣。	
玄宗	聖歷元年(698 A.D.)秋，黃河溢。	
	開元十四年(726 A.D.)秋，大水。河南，河北尤甚；河及支川皆溢，懷，衛，鄭，滑人皆巢居舟居。八月，洺決衛州。	
代宗	大歷十二年(777 A.D.)秋，大雨，河溢，河南平地水深五尺。	
憲宗	元和八年(813 A.D.)十二月，河溢，浸滑州羊馬城之半。	
文宗	開成三年(838 A.D.)夏，河決，浸鄭滑外城。	
昭宗	大順二年(891 A.D.)二月，河陽河溢，壞人廬舍。	
	乾寧三年(896 A.D.)四月，河圯於滑州；朱全忠決其堤，因為二河，散漫千餘里。	
以上計東漢泛濫一次，其時不詳。魏一次，時在秋季。晉一次，時在夏季。唐共十二次：春一，夏二，秋七，冬一，時間未詳者一也。		
五代	後唐莊宗	同光二年(924 A.D.)八月，河溢。
晉高祖	天福六年(941 A.D.)九月，滑州河決，溢酸棗。十月，河決滑，濮，鄆，洺諸州。	
晉出帝	開運元年(944 A.D.)六月，河決滑州，溢	

酸漿，汴州，環梁山入於汝濟。 三年(946 A.D.)六月，河決魚池。九月，河決滑滑懷州。十月，河決衛州，又決原武。 漢隱帝 乾祐元年(948 A.D.)四月，河決原武。六月，河決滑州魚池。 周太祖 三年(950 A.D.)六月，河決原武。 廣順二年(952 A.D.)十二月，河決鄭滑。	總計五代時在豫共泛濫十有二次：夏五次，秋三次，冬四次。	宋 太祖 建隆二年(961 A.D.)河決孟州，又決滑州靈河縣。 乾德三年(965 A.D.)七月，河決開封府，溢陽武河中府孟州；並河水漲孟州，壞中潭城軍營民舍數百區；又壞堤岸石；又溢於鄭州，壞民田。 四年(966 A.D.)七月，河水壞榮澤河南北堤岸。八月，滑州河決靈河縣大堤。 五年(967 A.D.)八月，河溢入衛州城，民溺死者數百。 開寶元年(968 A.D.)六月，河溢，壞民田廬舍。 二年(969 A.D.)七月，下邑縣河決。 四年(971 A.D.)六月，河決原武。詳符志
太宗 稱夏五月河大決開封，陽武及濮。 五年(972 A.D.)六月，河又決開封府陽武縣之小劉村。八月，河溢衛州。 六年(973 A.D.)正月，河決自懷州，至獲嘉縣北注。 八年(975 A.D.)，河決頓丘。 太平興國二年(977 A.D.)六月，孟州河溢，壞溫縣堤七十餘步，壞榮澤縣事王村堤三十餘步。 三年(978 A.D.)五月，懷州河決，至獲嘉縣北注。是年夏，河決榮陽。十月，滑州靈河縣塞復決。 四年(979 A.D.)八月，宋州河決宋城縣。 九月，衛州河決汲縣，壞新場堤。 五年(980 A.D.)決懷州。 六年(981 A.D.)河中府河漲，陷連隄，溢入城，壞軍營七所，民舍百餘區。 七年(982 A.D.)十月，河決懷州武陟縣，害民田。 八年(983 A.D.)五月，河大決滑州房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六月，陝州河漲，壞浮梁。是年，自夏及秋，開封浚儀酸漿陽武封丘長垣中牟尉氏襄邑雍丘等縣水溢，害民田。 雍熙元年(984 A.D.)春，河復決滑州之房		

村。八月，孟州河漲，壞浮梁，損民田。
淳化元年(990 A.D.)，孟縣河漲。

二年(991 A.D.)閏三月，河水溢。四月，
河水溢。六月，河水汴水溢；又陝州河
漲，壞大堤及五龍祠；又河水溢浚儀縣，
壞民堤；又決於宋城縣。

至道三年(997 A.D.)閏七月，陝州河漲。
大中祥符三年(1010 A.D.)九月，河決河
中府白浮梁村。

四年(1011 A.D.)九月，河溢於孟州溫縣。
天禧元年(1017 A.D.)，河決滑州。

二年(1018 A.D.)河決滑州。

三年(1019 A.D.)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
台山旁，俄復潰於城西南岸，摧七百步，
瀾漫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
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州邑罹害者三十
二。

四年(1020 A.D.)六月望，河復決天台，
下走衛，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

仁宗
康定元年(1040 A.D.)九月，滑州大河泛
濫，壞民廬舍。

皇祐元年(1049 A.D.)河溢魚池埽且決。二
月，河北黃衛二河並決，注於乾寧軍。

嘉祐二年(1057 A.D.)七月，廣濟河溢，原
武縣河決。

英宗

治平七年，孟州河溢，又黃沁河溢新鄉，
紀載見孟縣新鄉二志。(按治平僅有四年，七年
或係三年之誤歟？)

神宗

熙寧四年(1071 A.D.)十月，河溢衛州。
十年(1077 A.D.)河陽河水漲，壞南倉，溺
居民。七月，河復溢衛州王供埽及汲縣上
下埽，懷州黃沁，滑州韓村。八月，河決
鄭州榮澤。

元豐五年(1082 A.D.)八月，河決鄭州原武
埽。九月，滑州河水溢。十月，洛口廣武
埽大河水漲，場岸壞下臨斗門。

七年(1084 A.D.)懷州黃沁河溢。

哲宗

元祐八年(1094 A.D.)七月，廣武埽危急，
河決內黃口。

元符三年(1100 A.D.)四月，河決開封府城
東之蘇村。

徽宗

崇寧二年(1103 A.D.)，河決內黃。
政和七年(1117 A.D.)孟州河陽縣第一埽河

水湍猛，浸囿民田，迫近州城。

欽宗

靖康間(1126 A.D.)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
運不通，京師大恐。

金

世宗

計宋代泛濫六十三次：春四，夏十八，秋二十，冬
四，不詳者十有七次。

大定十一年(1171 A.D.)河決王村，南京孟

衛州界多被害。

十七年(1177 A.D.)七月，大雨，河決白溝。

二十年(1180 A.D.)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瀾漫歸德寧陵睢縣柘城等處。

二十一年(1181 A.D.)河移故道。

二十六年(1186 A.D.)八月，河決衛州堤，壞其城。

二十七年(1187 A.D.)二月，黃沁河溢。

明昌四年(1193 A.D.)六月，河決衛州，魏清滑皆被害。

五年(1194 A.D.)八月，河決陽武故堤，屢延津封邱溢入祥符。

章宗

金代泛濫共爲八次：計春一，夏一，秋三，不詳者三。

元

太宗

六年(1234 A.D.)河決於杞，遂分爲三，俗名三叉河，中流循城之北而東且南，即今之縣治後是也；北流決汴北堤而且東，即今俗稱沙河是也；南流循城西而且南，其跡半隱半現，不復可識。

世祖

至元元年(1264 A.D.)春三月，黃河水大溢，漂沒睢柘鹿各縣。

三年(1266 A.D.)河決義塘灣，通許被害。

九年(1272 A.D.)七月，衛輝路新鄉縣廣盈

成宗

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步，八月，又崩一百八十三步，其勢未已，去倉止三十步，圯田廬，害稼。

二十三年(1286 A.D.)夏四月，河決開封祥符陳留杞縣太康通許鄆陵扶溝洧川尉氏陽武延津中牟原武睢州十五處。

二十四年(1287 A.D.)三月，汴梁河水溢。

二十五年(1288 A.D.)五月，河決襄邑，漂麥禾；又河決汴渠，太康通許杞三縣陳潁二州皆被害。六月，霖雨，睢州河溢害稼；十二月，太康汴梁二路河溢害稼。是年汴梁路陽武封邱諸縣河決二十二所，漂蕩麥禾房舍。

二十七年(1290 A.D.)六月，河溢太康縣，沒民田。十一月，祥符縣義唐灣河決，太康通許二縣，陳潁二州均被害。

元貞元年(1295 A.D.)，河決寧陵。

二年(1296 A.D.)九月，河決杞縣封邱祥符寧陵襄邑五縣。十月，河決開封。

大德元年(1297 A.D.)三月，歸德睢州襄邑寧陵鹿邑開封許州臨潁鄆城太康扶溝陳留杞縣等縣河水大溢，漂沒田廬。五月，河決汴梁。七月，河決杞縣甯口。

二年(1298 A.D.)六月，河復決甯口，凡九十六所，泛溢汴梁歸德二郡。七月，大

雨，河決境堤防，漂沒歸德寧陵數縣禾稼廬舍。

三年(1299 A.D.)五月，河決蒲口等處，浸歸德數郡，

七年(1303 A.D.)，河陽河溢。

八年(1304 A.D.)五月，河溢祥符太康陽武獲嘉滑。

九年(1305 A.D.)六月，汴梁陽武縣思齊口河決，徒道逼近汴梁，幾至浸沒。八月，歸德寧陵陳留通許扶溝太康杞縣河溢。七月，陳州之西華河溢。八月，歸德府陳州河溢。

武宗

至大二年(1309 A.D.)七月，河決歸德府灌夏邑城，該縣治遂移於黃塚集。

仁宗

皇慶元年(1312 A.D.)五月，歸德府睢陽縣河溢。

二年(1313 A.D.)六月，河決陳睢亳三州，開封府陳留等縣，沒民田廬。

延祐元年(1314 A.D.)六月，河決鄭州，圯汜水縣治。

七年(1320 A.D.)七月，河決滎澤塔海莊東十餘步，又決橫堤兩重數處，又決開封府蘇村及七里寺二處，又決汴梁原武，浸瀧諸縣。

英宗

至治二年(1322 A.D.)正月，儀封縣河溢。

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 A.D.)五月，河溢汴梁樂利堤。

二年(1325 A.D.)河溢，汴梁通許等十有五縣被災。七月，河決睢州。

三年(1326 A.D.)歸德府屬縣河決。七月，河決鄭州陽武縣，漂民舍萬六千五百家。四年(1327 A.D.)六月，汴梁路河決。八月，扶溝蘭陽二縣河溢，漂居民千九百餘家，虞城縣河溢傷稼。十二月，夏邑縣河溢。

致和元年(1328 A.D.)三月，河決虞城碭山二縣。

文宗

至順三年(1332 A.D.)五月，睢州陳州蘭陽封邱諸縣河溢。

四年(1333 A.D.)六月，黃河大溢，河南水災。

順宗

元統元年(1333 A.D.)五月，陽武縣河溢害稼。六月，黃河大溢，河南水災。

至元元年(1335 A.D.)，河決封邱縣。

二年(1336 A.D.)五月，黃河復於故道。三年(1337 A.D.)六月，大雨，黃河溢蘭陽尉氏歸德府，淹沒人畜廬舍甚衆。

至正四年(1344 A.D.)正月，河決汴梁。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漲，平地水深一丈許，北決滎澤境之白茅堤；六月，

又潰金堤，並河郡邑皆罹水患；歸德黃河亦暴溢，寧陵虞城夏邑鹿邑睢州考城柘城皆罹水患。
 十一年（1351 A.D.）七月，河決歸德府永城縣，壞黃陵岡岸。
 十六年（1356 A.D.），河決鄭州河陰縣，官署民居盡廢。

計元一代泛濫六十一次：春六次，夏二十六次，秋十六次，冬四次，不詳者九次。

明

太祖

洪武七年（1374 A.D.）夏五月，河決開封堤。
 八年（1375 A.D.）正月，河決開封府大黃寺隄百餘丈。
 十一年（1378 A.D.）十月，開封府蘭陽縣河決傷稼。十一月，開封府封邱縣河溢。
 十四年（1381 A.D.）七月，河決原武祥符中牟諸縣。
 十六年（1383 A.D.）六月，河溢滎澤陽武二縣。
 十七年（1384 A.D.）八月，河決開封府東月堤，自陳橋至陳留橫流數十里；又決杞縣八巴河。
 二十年（1387 A.D.），河決開封府城，自安遠門入，沒官舍廨宇甚衆。

成祖

二十三年（1390 A.D.）七月，河決歸德府鳳池，漂沒居民，夏邑永城更甚。
 二十四年（1391 A.D.）三月，開封府陳留睢州歸德夏邑寧陵河水暴溢，被患者千三百七十四戶；未幾陳州項城亦告河溢。夏五月，河決原武之黑洋山，東經開封府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縣，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至陽鎮全入於淮。
 二十五年（1392 A.D.）正月，河決開封府之陽武縣，浸淫及於陳州中牟原武祥符蘭陽陳留通許太康扶溝杞縣十一縣。
 三十年（1397 A.D.），河決懷慶府。八月，河溢開封府，城三面受水；十一月，南徙入陳州，項城舊城圯於水，民廬衝沒殆盡。
 永樂二年（1404 A.D.）十月，河水溢於開封。
 三年（1405 A.D.）二月，河決馬村堤。
 五年（1407 A.D.）七月，黃河泛濫河南傷稼，扶溝等縣均被水。
 六年（1408 A.D.）項城黃河汎漲，知縣彭仲恭憐民罹河患，乞分鄰境汝陽地居之。
 七年（1409 A.D.）正月，陳州冲決城垣三百七十六丈，護城堤岸一千餘丈。
 八年（1410 A.D.）五月至八月，淫雨，黃

河泛濫，壞開封舊城二百餘丈，被患者萬四千一百餘戶，沒田七千五百餘頃。

十年(1412 A.D.)六月，陽武縣河決中豎堤二百一十餘丈，漫流中牟祥符尉氏諸縣。

十二年(1414 A.D.)八月，河溢，壞開封府土城二百餘丈。閏九月，因河患，徙陳州馬驛於沙河北岸。

十三年(1415 A.D.)，黃沁河溢新鄉一帶，漂流居民，淹沒禾稼，壞衛輝兌軍倉糧，遂移倉所於大名小灘旗。

十四年(1416 A.D.)七月，河決開封等府十四州縣。

二十二年(1424 A.D.)九月，河溢祥符陳留鄆陵太康陽武原武諸縣。

宣德元年(1426 A.D.)七月，黃河溢開封府之鄭州及陽武中牟祥符蘭陽滎澤陳留封邱鄆陵原武九縣，漂沒廬舍田稼。

三年(1428 A.D.)九月，河溢開封府之鄭州祥符陳留滎陽滎澤鄆陵杞縣中牟洧川，漫流及尉氏爲災，由陳州至項城淹沒城郭民廬殆盡，改遷縣城。

六年(1431 A.D.)開封府祥符中牟尉氏扶溝太康通許陽武夏邑八縣，黃水冲決堤岸，淹沒民田。

正統元年(1436 A.D.)七月，河決開封府堤

岸，傷稼。

二年(1437 A.D.)九月，開封府陽武滎澤三縣秋雨河漲，決堤岸三十餘丈。

三年(1438 A.D.)七月，開封府陽武縣河決。

四年(1439 A.D.)六月，淫雨，開封河漲，漂居民，傷稼。

八年(1443 A.D.)七月，久雨，黃汴二水溢，壞堤堰甚多。

九年(1444 A.D.)七月，開封河溢。

十年(1445 A.D.)九月，河決金龍口陽穀堤張家黑龍廟口。十月，睢州祥符杞縣陽武原武封邱陳留河決，淹沒民田無算。

十二年(1447 A.D.)七月，河決滎澤，經開封西南，歷陳杞毫入淮。

十三年(1448 A.D.)五月，河決陳留縣金村堤及黑潭南岸，既築復決。七月，河決河南新鄉之八柳樹口，又決滎澤，陳州災。

景泰四年(1453 A.D.)六月，河決原武。

六年(1455 A.D.)六月，河決開封府高門堤二十餘里。

天順元年(1457 A.D.)三月，祥符縣護城大堤衝決千餘丈。十月，黃河泛濫原武滎澤二縣，田禾淹沒。

二年(1458 A.D.)開封府所屬祥符等縣河水

宣宗

英宗

代宗

英宗

沒民田一千六百三十二頃。

四年(1460 A.D.)六月，雨，河溢，決堤，傷稼。

五年(1461 A.D.)六月，霖雨，黃河漲，七月初四日決汴梁土城，初六日復決磚城北門，城中水深丈餘，官舍民居一空，藩府宮眷各乘筏避城外高處，民死者無算。九月，雨彌旬，河溢，滄中牟城及聖水敏德原敦大郭等里，民田坍塌二百七十頃五十六畝。是年，河自武陟徙至原武，而獲嘉縣之流絕。

憲宗

成化十三年(1477 A.D.)，河決杞縣，過睢州，衝入城垣，官廨民舍，蕩析無餘。

十四年(1478 A.D.)春，河決祥符縣杏花營，扶溝等處大水。七月，河決延津西裏村，泛濫七十餘里。九月，黃水沖決開封府護城堤，居民被災者五百餘家。

十五年(1479 A.D.)河自延津南徙入封邱，而延津遂無河。

十八年(1482 A.D.)五月，河溢開封府州縣，沒禾稼。由通許縣北李道崗直趨太康，新鄉亦遭河溢，漂沒田禾，溺人畜甚衆。

二十三年(1487 A.D.)河徙於汴之北，自朱仙鎮分流，經通許縣西四十里，復匯於

孝宗

扶溝。

弘治二年(1489 A.D.)五月，河決開封府黃沙崗蘇村野場，至洛裏堤蓮池高門崗王馬頭紅船灣六處，又決埽頭五處，入沁河，郡縣多被害，而汴梁尤甚；時議遷汴城以避水患。是年，復決金龍口，東北至張秋入運河，而江荊口并陳留通許二縣俱淤。是年，河決支流爲三：其一，決封邱金龍口，漫於祥符長垣，下曹濮，冲張秋；其一，出中牟下尉氏；其一，泛濫於蘭陽儀封考城歸德，以至宿遷。命刑部尙書白昂治之，役丁夫廿五萬，遂塞金龍口，於榮澤開渠導河，由陳顥至壽州達於淮，又築渠堰於徐堯瀛滄間以殺水勢。

四年(1491 A.D.)十月，黃河溢，又決蘭陽。

五年(1492 A.D.)河溢汴梁之東，蘭陽鄆城諸縣皆被其患；又決金龍口，東注潰黃陵岡，下張秋，侍郎陳政督夫九萬治之，弗績。

六年(1493 A.D.)夏，河決黃陵岡，又中牟縣城被黃河水灌。

十一年(1498 A.D.)河決夏邑縣北，經永城太邱回村集，巡蕭縣出徐州小浮橋。

十三年(1500 A.D.)河決李家楊家等口，